# 重訂四書說叢

二

無同輯

從學 章炫然若
章如錦無文

中庸大意

管東溟云大學中庸二書俱以慎獨為本大學專為用世者說故其止至善也止于沒世不忘管從貫達石經本故云然中庸兼為遯世者說故其達天德也達于無聲無臭大學但述帝王經世之道中庸旁通釋老出世之宗即經世而出世者孔子也子思親承聖脈故達斯旨孟子便隔一塵 又云盱江羅氏云凡讀中庸全

篇須要句句貫着中庸二字方有着落最得其肯且以首章證之古者原有性命道教四名不知含着許多精義領着許多條目周禮六德中原有中和二名蓋智仁聖義之極致也子思一切從人身中之性情發之以爲性非雕琢之物天命便是性也道非遠人之物率性便是道也教非強世之物脩道便是教也中和非聖人之絕德喜怒哀樂之未發便是中發而皆中節便是和也皆言費中之隱不言隱中之隱如言隱中之隱則天命之上豈無先天其一之性率性之上豈無爲物不貳之道脩道之上豈無出離生死

之發中體豈是專屬未發天向一一小分造化是求出和體豈是專屬已發太和所謂道是和也然則子思無乃遷就其義理支離其條目以誘人入道哉非也察乎天地之道即造端夫婦之道道體如斯君子以人治人必就人心之所易曉者點之教體亦如斯也智者覷破此義然後終日下學終日上達雖入塵凡生死羣中而隱然不逐凡流故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董云中綴之以庸者明是對行怪的下藥其實不盡於平常才說平常便須有不及之處如本文舜之受命武之戎衣周之制禮豈不

是驚天動地事業然到未發之體原來只是合下如此一毫不差精采昔人謂唐虞揖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不亦庸乎故庸者因世立教之言不與中字作對

中庸開首曰性曰道曰教曰中和皆極精極微之論也然皆收拾在人身而究竟不外於喜怒哀樂之用夫喜怒哀樂豈聖人所獨有而常人所無者哉人以是求中庸思過半矣但天下有真必有似似者真之賊也故次章即指反中庸之小人以示之然中庸之君子與反中庸之小人俱不常有惟中人最多中人者日飲食于中庸而不知是中庸者也何

也世衰道微非鶩而入於賢知之過則退而安於愚不肖之不及此中庸之所以鮮能也然則必如之何而後爲中庸耶必擇如舜守如回强如君子而後可幾也然天下奇節之士多有而中庸不少概見者何哉所以然者不能庸故也非獨素隱行怪者是不能庸即半塗而廢者亦是不能庸故必遯世不見知不悔之聖人而後能中庸耳蓋深見世之不能中庸由於中隱怪之毒而其不能不受毒於隱怪者以名根之未斷也不知中庸之道至費而非隱也至庸而不遠於人也至素位而不必僥倖於外也至邇至卑而

未始不高遠也至微而無一不洋溢昭著於耳目前也此皆以理明中庸也猶恐言理而不及事則人不信故舉舜之受命文之無憂武之戎衣周公之制禮皆千古極不庸之事而名之曰孝名之曰達見奇事無不歸於庸德也又舉孔子所對之達道達德九經三近而一一通之於誠見王道必本於天德也此又以事明中庸也可見人患不明不患不誠人患不誠人不患不合天故復反復言之其間或稱至誠或稱聖人或以天道領人道或以人道歸天道因地階級不無差殊大抵非述其業則闡其德總以明天人之

合一性教之相通耳因推本於仲尼見立中庸之極則者萬古一人而已必至是而業爲業之極至聖之配天是也德爲德之極至誠之達天德是也然德業至是於至聖至誠本體上不曾加纖毫此乃所以爲中庸也末遂示人下手工夫當從事於闇而不當從事於的闇則由微而顯復即顯而微業必至於篤恭而天下平德必至於無聲無臭不離喜怒哀樂之常而直返之天命之始至矣至矣倘有一毫的然之意則必落隱怪之窠臼而其流且爲無忌憚之小人可不慎哉蠡測如此未知是與否也

## 天命章

近溪云只天命之謂性一句了却一部中庸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命不已則性不已性不已則率之爲道亦不已而無須臾之或離也此個性道體段原常是渾渾淪淪而中亦常是順順暢暢而和所謂人性皆善愚夫愚婦可與知能者也中間只怕喜怒哀樂或至拂性違和若時時畏天命不過其節則喜怒哀樂總是一團和氣天地自我位萬物自我育矣此只是人情才到極平易處而功化却到極神聖處也 中庸爲道而作其實道之不明由於不識性字張子曰

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若兼氣言性。如何率得。如何便是道。子思開口說天命之謂性。與孟子性善性字同。是全無夾帶欠缺的。所以任他見成做出。便是道。此二句雖只是論理。不着人說。但才言率。已兼有人在。又是程子所謂人生以上。不容說。言性不言氣不備者也。故又須說個脩字。率方完全。下文戒懼正是脩。脩正是所以爲率也。雖修也。實率也。實命也。

人但說個率性。不知才說性。則習性與真性相挾俱來。任他率去。如何得是道。必實實下修道工夫。如下文戒懼慎獨。無須臾之離。然後吾心無不中無不和。

即順吾之喜怒哀樂率之莫非大本達道之流行所謂率性之謂道也果至是則雖自率其性而直與天地萬物同返於天命之初何不位育之有來矣鮮云戒愼二條乃下學工夫到了喜怒哀樂二條是聖人能事專言理矣所謂工夫只是時時不放所以說不可須臾離也是把戒愼恐懼遏人欲以存天理作一個課程朝也是此課程不須臾離暮也是此課程不須臾離一事也是此不須臾離萬事也是此不須臾離默坐澄心之時也是此不須臾離繽紛多事之時也是此不須臾離常時事君事親處友也是此不

須臾離變時刀鋸鼎鑊也是此不須臾離在孔門也是此不須臾離故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在孟子也是此不須臾離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長也此之謂思無邪此之謂無不敬久而久之直至於至誠無息無息者不須臾離也純一不已不已者不須臾離也雖是聖人渣滓渾化然聖人豈無人心但聖人義精仁熟雖有人心從心所欲不踰矩人心亦道心矣故曰閑邪存其誠言龍德正中之聖人既至誠無妄矣而又閑其邪也故曰無射亦保曰死而後已既至至誠純一則此

心純是一團天理。無意必固我之私。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故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故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故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與天地參。故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如天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是故聲名洋溢於中國。施及蠻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既配天矣。豈不天地位萬物育。

夏雲渠云。此章大意只是要人慎獨。前推道所從來不可不慎之由。後說到中和位育

見能慎之效　通章曰道曰性曰所不睹所不聞曰
獨曰中總之一件而已　袁了凡云率字有稱性而
出之意既曰性則本無增損不屬有無連自然也說
不得只色色任他本來盎然流行自各有個條理此
便是率若舍此別有所趨向有所商量便是率情如
何能是道　從先議云朱子以天命之性無不善但
在順而率之此所謂不戕人性而成仁義者也然亦
須點到太極初落人身之時始得蓋太極初落人身
渾身俱是中和之氣故率之卽爲道至於流浪多生
轉出許多不善氣習出來性亦難於直率矣是以又

有盡性曲致之說也率性盡性二言最妙率者從天命之中和處率之盡者從人物性之不中和處盡之也孟子亦是全向率性上說

疑問云脩之直到致中和地位不曾於心體上加分毫天命之性本如是率性之道本如是耳

但非無作之用便是脩不獨衆人賢人有之聖人亦有脩堯舜兢業文王臨保分明是戒愼恐懼一脉但脩之分量凡聖不同耳一落於人便不能無脩一落於脩便止可言教

聖人情即性而賢人未免反情以合性陽明之說亦似可商

朱子云問道不可離只言我不可離這道亦還是

有不能離底意思否曰道是不能離的純說是不能離不成錯行也是道此是論理如此其實道也者三句只是論性天體段如此下文戒懼方是人不離道

疑問云不睹二節是一意蓋提個其所不睹其所不聞分明說是隱微之獨曰戒慎乎恐懼乎分明是個慎字下十節不過將莫見莫顯申釋其所以不可不戒懼之意三節只是一節動靜原無端工夫原無二也纔離却不睹不聞便是見顯覩下文已發未發可見非又有獨之一節間之於中或者猶泥於大學之慎獨是意之初發處爲疑不知心非死物不睹

不聞正其動靜之合一處但大學傳誠意故即指其幾動處為獨而不睹不聞之體自可不提中庸論道體故直指不睹不聞為獨而欲動之幾又豈在外二說原無牴牾於其間若必慎獨是慎意念之發而不睹不聞更須有戒懼工夫則所謂戒懼者將用之枯槁寂滅之地而所慎獨者在靜極復動之時動靜果有端而工夫果有二耶且大學是孔子口授初傳若不睹不聞與獨有別則大學工夫當先從不睹不聞始何但言慎獨遺却戒懼一節緊要工夫而必待子思發之耶　不睹不聞指性體之宥密言莫見莫顯

是就中提出其要幾言之才說所不睹所不聞便是
有見顯之機在終不然塊然枯木不成即說到莫見
莫顯試思動而未形有無之間其體段可是睹聞得
否此其合一不待言者聖賢立言豈能一口說盡又
爲下學指點下手工夫不得不周匝言之故其次第
如此耳曰然則大學何以屬在意說曰獨兼未發已
發大學就誠意章說故從欲動之幾言之見顯之意
居多中庸論道從渾淪處抽出言之故以不睹不聞
爲主　了凡云不睹不聞即鬼神章所謂視之而弗
見聽之而弗聞非不視不聽也試以身體之人從朝

至暮那有不睹聞之時開眼見物合眼見暗有聲聞聲無聲聞寂眼前不見物時只可謂之無形不可謂之不睹耳不聞聲時只可謂之無聲不可謂之不聞除是熟睡時始無睹聞耳蓋天之所命本無聲臭豈有見聞於此戒慎恐懼是就聰明所不及聲色所不到默默檢點此是聖門第一路工夫若朱子就耳目上說則去道遠矣此不睹不聞自其藏於渾淪而不可見則謂之隱自其入於散殊而不可像則謂之微至幽而萬象昭然故曰莫見至小而萬形畢具故曰莫顯是即所謂獨也獨者無對之稱目與色對不睹

則離色而獨矣、聞與聲對、不聞則離聲而獨矣、於此不隨不染、常自醒然、便是愼獨、便是修道實功、朱子云、戒愼恐懼、不須說得太重、此只是略略收拾來便在這裏、伊川所謂道個敬字、也不大段用得力、孟子曰操則存、操字亦似極力把持、四書心考云、戒愼恐懼、亦是人性自能如此、非故於人性上添一物也、周公係乾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朱子以九三性體剛健、故有乾乾惕厲之象、此盡性之事、龍德之學也、陽明云、問不睹不聞、是說本體、戒懼是說工夫、是否、曰此處須信得本體、原是不睹不聞的、

亦原是戒慎恐懼的戒慎恐懼不曾在不睹不聞上加得些子見得真時便謂戒慎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工夫亦得　朱子云問不知無事時如何戒懼若只管如此又恐執持太過若不如此又恐都忘了曰也有甚麽矜持只不要昏了他便是戒懼○愚謂四條太說得自然了些戒懼徹上徹下語也以上達言之果是略略收拾來便在這裏果是終日乾乾夕惕若果是本體原是戒懼的果是只不要昏了他便是若下學必須平日講遏欲存理之功臨時有卓竪精明之勁總得獨體停當方知戒懼不容致纖毫之

力。若言之太早、恐去一、執着病、生一、無記病、非子思教人修道之旨也。　蘇紫溪云莫見二句、與十目二句不同、此言有無合一之妙、正見道之不可離處。以道為有、則此心之中、目不及睹、耳不及聞、何其隱且微。以道為無、則無形可見、而實不離乎形、無聲可聞。而實不離乎聲、又何其見且顯。蓋道在吾心、而即在日用、道在日用、而即在吾心。故曰費而隱、又曰知微之顯。　湛甘泉云獨即上文所不睹不聞之實體、觀下一故字可見、此節乃申上文而致叮嚀之意、非以靜存動察為對也。皆動中致力、以養其靜之工夫也。

雖目睹耳聞而所不睹所不聞者未嘗不極天下之隱微所謂未發之中是也即不睹不聞而所睹所聞未嘗不極天下之顯見所謂中節之和是也中和是性之本體人人有的不待養盛之人始得但人不能盡戒懼之功以率之所以其氣象不見而喜怒哀樂皆爲一人之私而不復與天下相通故朱子曰愼獨而中和出焉劉觀時問陽明曰未發之中何如曰女但戒愼不睹恐懼不聞養到此心純是天理便自然見了凡云未發已發非對待非先後龍溪嘗謂發而中節即是未發之中原不曾有所發也 歐

陽南野云、喜怒哀樂本無未發之時、即思慮不生、安閒恬靜、虛融澹泊、亦有名可名、名之曰樂、故未發非時也、言乎知之體也、喜怒哀樂之發、和之用也、即喜怒哀樂之發而有未發者在、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猶聰明者視聽之未發、而非視聽有未發之時、傳習錄謂未發在已發之中、已發在未發之中、不可以動靜分者也、故心無時而不知、知無時而不發、發而無過不及焉、其獨知必慊矣、此所謂自然之節、自有之中也、不失其自然之節、自有之中、所謂中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所謂致中和者也、亦不可以動

靜分者也。　大全小註云、中和者性情之德也。寂感者此心之體用也。此心存、則寂然時皆未發之中、感通時皆中節之和、心有不存、則寂然木石而已、大本有所不立也、感通馳騖而已、達道有所不行也、故戒愼恐懼而謹之於獨、則此心存而寂感無非聖人之德也。　蘇季明問程子曰、於喜怒哀樂未發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卽是已發、思與喜怒哀樂一般、纔發便謂之和、不謂之中也、明儒經頁問未發已發是一時是二時、曰後儒只添一已字便作二時看了、未發是發

的至案而中節是未發的流貫、更無先後。喜之所喜者發矣、而喜喜者未嘗發。怒之所怒者發矣、而怒怒者未嘗發。寂感無二時、體用無二界。　焦氏云、子思言慎獨而必系之喜怒哀樂者何也。曰聖人獨能無情哉。喜怒哀樂雖其憧憧焉皆未發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是也。不然即撥喜怒哀樂而去之、不得言未發也。首楞嚴曰縱滅一切見聞知覺、內守幽閒、猶是法塵影事是也。曰動於情而欲以之性則何居。曰未嘗動也。而夫人妄以為動、知其未嘗動也、情亦性矣。何也。水可為波、而波未嘗不水也。性可為情、而情未

嘗不性也。噫非知性者其孰辨之。 朱子云、四者俱
從無處發出。不是寂滅的無。只是無過去未來見在
之累、便是有而不有。 此語最精。 顧涇陽云、說者
以未發非時與朱子不同。其實朱子亦曾主前說、後
定從後說耳、愚嘗平心體究、竊以兩說不妨並存、陽
明曰只因後儒將未發已發分說了。故劈頭說個無
未發已發。若眞知得無未發已發。就說有未發已發
原不妨。原有個未發已發在。蓋亦有見於此耳。曰陽
明所謂原有未發已發在果、以時言乎、曰觀其下文
以鐘聲爲喻。而曰未扣時原是驚天動地。既扣時也

是寂天寞地、明明點出兩個時字也。必如此看方不滯於一隅之說。朱子前說云云見本集涇陽摘入小心齋劄記中。三之謂兩謂之、語氣大別、勿草草看過。續刪正云、未發則函天地萬物、而植根於不睹不聞之中、故爲大本、中節則推喜怒哀樂、而共由於天地萬物之大、故爲達道。常人亦有一念之中、一念之和、却不可言天下之大本、天下之達道。君子由愼獨養來、方可語此、中庸恐人認中和淺了、又足此二句、卽不言致而此外無致矣、故致字只宜輕看。

疑問云、天下之理之著見明顯者、皆在於隱微、故曰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天下之理之本來恰好如此者
皆依於未發之中故曰天下之大本　大本二句已
盡位育意二也者提唱之詞　續　董云慎獨所以致中
致中所以致和無兩項工夫此句亦帶得輕頓在天
地二句上言聖神功化之極亦只見率性而已　不
曰位天地育萬物而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和既
致無異著衣喫飯事耳　絅　了凡云人無心外之天地
無心外之萬物吾誠養得此心完足則六合之大精
無不通蠛蠓之細無不貫天地之位萬物之育自
是實事學者試自體驗此心稍稍養得好那時節便

覺有一段清寧開闊之象飛躍活潑之趣這便是位育眞景況久而徵者耶　饒氏云致中和而位育是有此理但所居地位有高下則力之所致有廣狹如爲一家之主則能使一家之天地位萬物育爲一國之主則能使一國之天地位萬物育極而至於天下然後天地位萬物育如充其量孔子在當時雖不見位育極功然道明於萬世能使三綱五常終古不墜即位育之極功也　問堯湯不可謂不致中和而水旱不免何故朱子曰經言其常堯湯値非常之變也又問如此則須就人主說方有曰規模自是如此然

人各隨地位去做不道人主致中和士大夫便不致中和曰然則當不位不育之時豈無聖賢生其世乃不能以致中和者救其一二耶曰善惡感通之理亦極力之所至而止耳彼達而在上者既有以病之則夫災異之變又豈窮而在下者所能救哉但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泰其不能者天下雖治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乖錯其間一家一國莫不皆然此又不可不知耳

君子中庸章

仲尼節是正文下一節是上節註疏　疑問云君子

中庸者、謂此中庸、完全在君子身上。君子卽是中庸也。無兩層意。　疏意云、中庸二字不平、中卽是未發之中、人能脫得情識盡時、一切俱是平常事、卽聖人也。是不得一些精采。此惟君子爲能然。故曰君子中庸。小人純是情識用事、分明與此相反。故曰小人反中庸。　小人猶孟子所云鄉愿也。其於中庸模擬極肖。似而實反。故首辨之。若尋常小人、何待辨斥。　君子之中庸也、小人之中庸也、二句是疏上呼起語。不重君子而時中、小人而無忌憚、兩而字最有意。政謂小人無忌憚處、絕似君子之時中。而只是用時中的

一副心腸不同、所以君子用之則爲時中、小人用之則爲無忌憚、辨在體而不在用也、無忌憚與戒愼恐懼、截然天淵、眞僞之辨、全在於此、草廬輯粹曰、庸因中以爲體、中因時以爲用、昔之過也、今爲不及、彼之不及也、此爲過、隨時屢易而不可常者中也、夫理之常而不易、正以屢易而不可常之故、一定則惡能常而不易哉、銖兩不易、衡之常也、膠其權則奚取然則權之前都無常、衡之所以有常也、時中之爲庸也如此、

## 中庸其至章

首句夫子反覆中庸獨見其妙突地贊出此一句語氣小頓轉服當世不勝慷慨故曰民鮮能久矣若謂中庸而民鮮能非聖人語氣　至與費隱章及其至也末章無聲無臭至矣至字同　疑問云民鮮能久矣見世非索隱行恠之入於僻卽半塗而廢之入於偷也　民鮮能久矣有兼嘆上下意假令唐虞之世上之人立極建極下之人遵道遵路亦何鮮能之有

管登之云雖並提中庸二字而中意全收在庸上蓋為衰世之離庸以求中者發也世教日衰人多求之庸言庸行之外故有此嘆

道之不行章

管云、此章又引聖言以剖鮮能之故、　刪正云、道不行由於知愚、則心力貫徹處、卽行也、非知外有行也、道不明由於賢不肖、則踐履光輝處卽明也、非行外有知也、知行合一、故特互言之、　夏雲渠云、賢知之過、亦只是見不到耳、注中不足知不足行說不去、知愚賢不肖皆是有意求道的人、只因多着了一分意見、所以不入於過、便入於不及、反不如日用不知之百姓可以與於道也、故曰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焉、　陳北山云、知者過之、如佛老之徒、賢者過

之如晨門荷蓧之徒。中庸雖兩字竝提。只是教人見中於庸耳。舍庸別無中處。賢知過之是不肯庸。愚不肖不及是不能庸。然此不肯庸不能庸者。究竟不出道外。但行不著習不察耳。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或曰何謂不能庸。曰君子而時中。時當如此。即旋乾轉坤許大事業。在本分上。只是庸德。愚不肖者。便看來做許大事業。退避不肯承當。豈不是不能庸。

道古錄云。知行交相為用。世間一飲一食。莫不皆然。雖有嘉殽。不食不知其旨。非先行之。旨何由知。既知其旨。安肯不食乎。雖是二種人坐在飯蘿之

中。妄作他想。厭常食不食。日求奇品異味。奇異卒不可得。遂餓而死。所謂賢者知者流也。亦以不行故不得知。不知故不肯行。是自爲過。非飯罪也。又一種者亦坐飯籮中。妄以爲毒物所留。寧餓而死。不敢輕嘗。是謂愚不肖不知不行。不行不知。交相牖者也。吁嗟使無此二種人。天下豈不皆飽飯之夫哉。上節大意已盡。下節即就上意反覆歎之。無兩層意。

訂釋云。過與不及雖分屬。而意則專督賢知之過。愚不肖自相形而見焉。蓋愚不肖不能反中庸以亂天下。唯賢智有過高之標。足以走豪傑而移世風。故夫

子病之愚不肖非對中道稱不及亦對賢知稱不及○按登之訂中庸以道之不行節自爲一章爲分責賢知之過人莫不節合下章爲一章爲責愚不肖之所以不及故如此說然其意深有得於作中庸之旨故並存之

道其不行章

疑問云其字夫字大有感慨意在作文只講此句便了注中承上章起下章等語是子思引言意不可攙入別章做此

舜其大知五章辨

夏雲渠云孔子平日贊舜贊顏淵告子路等語皆有個中庸意思在故子思錯舉以成書初無擺列知仁勇及道所以行所以明意且舜用中於民便是行了何得獨言知顏子擇乎中庸亦是知何得獨言行真宋人穿鑿之見

○舜知章

大知不可以言語形容觀下文數句便得了凡云舜之心純是虛體一生受用處只是舍己從人故好問好察邇言二好字從性中流出隱惡不但是不宜在己在人一也聖心純粹纖翳不留見惡便化了進

胸中亦無停蓄處。揚善亦不止是不匿。舜心止有一善、纔遇善便自要宣揚、出來自不容已、　董云執其兩端、譬如執矢、因彼而執、不自執也、用中於民、譬如發矢、因彼而發、不自發也、通上數語、所以極狀其空明無礙之體也、兩端可得名言乎、不可也、夫子他日曰我叩其兩端、即此兩端也、凡物非一不神、非兩不化、故以一求一、則一墮於兩、以兩觀一、則兩具而一呈矣、朱子凡物皆有兩端、最得其旨、小大厚薄、不必拘、　縱百千萬億、止可謂之兩端、即偶舉一件、亦自有個兩端、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是一時事、凡物

一具則兩形兩形而中亦呈矣方見其兩時即執也
其得中時即用也其執其用皆在物而不在我也聖
人則即兩即中隨執隨用何先後之有了凡云看
他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者可見終身
不曾自用遇着事來自然要問問處自然有滋味故
好　程伊川云造道深處聞常人言莫非至理李
卓吾云舜之好察邇言予以爲非至聖則不能察巳
至於聖則自能知衆言之非邇無一邇言而非眞聖
人之言者非强爲也眞見本來面目無人無我故也
本來無我故本來無聖本來無人故本來無邇故曰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諸人者、居深山之中、木石居而鹿豕遊。而所聞皆善言、所見皆善行也、此豈强為法故如是、　疑問云好問好察隱惡揚善執兩端、用其中、此皆自人所見而言。舜未嘗不好不揚不執不用而舜皆不之知也、　又云其斯以為舜乎。猶云此纔是舜。不可講向知上去。　戊辰會試惟傳錦泉得之。　又云此是大舜之時中、　李卓吾云用其中於民、聖人無中、以理之所合為中、故曰時中、

予智章

疏意云不能朞月守只是知之不真知火之必熱。則

寒時定用近他知水之必寒。則暑時定用親他真知此理、收攝保任、自不容已、此章最好驗知行合一之理。

原旨云行之未至即是知之未至如秉燭夜行行到此處方明到此處

曰予知亦似就賢知半邊人說不能朞月守正是隱恠引之而去

一說〇管云夫子傷中庸之道久湮學者非擇之不精。則守之不固而猶號於人曰見道故有慨而云然上半節譬士無擇術之智而爲不中不庸之學所誘陷者如楊墨之率天下而無父無君是也下半節正所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日月至焉者也

回之章

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功在擇而不在服膺也、正不費力、語若說得呆板便是塊然株守一物於胸中、何以爲顏子、 管云擇乎中庸意向庸字上。謂從庸德庸言、擇出此中也。 疑問云中庸原是心體。擇是求合此心體。服膺弗失是時時不失此心體耳。善卽是中、庸、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原非二物、 問古人云、一得永得既得矣復有所失何也。陽明云、吾人之學患無所得既得矣保任工夫自不容已。且道得是得個恁麼此非意解所及擇乎中庸。

不能朞月守便是忘却保任工夫亦便是得處欠穩當堯舜兢業無怠無荒文王勉翼亦臨亦保方是眞得方是眞保任學至大成方能强立不反放手得太早自是學者大病　本體原是戒愼恐懼的見得本體自然戒懼之不容已此便是服膺弗失　胥云一即一貫之一亦即首章愼獨之獨也乃學問之大頭腦處士亦有擇中庸於萬殊不能得中庸於一本者是以難於朞月之守其因則以博文勝而約禮踈耳顏子之心屢空故能反博歸約得此一善能得之即能守之叅之魯論則一日歸仁正是得一善之初心

三月不違正是拳拳服膺之後心

天下國家章

疑問云上三句只是以天下所駭以爲難者形容中庸不可能意不必以知仁勇硬軟入三者做得恰好便是中庸亦說不得倚於一偏　管云三者在聖人亦皆庸行中事唯賢知之士則以爲奇勲峻節而步趨之夫子皆本中庸之道以裁之正謂顯奇於庸行之外猶易取中於庸行之内最難也三者一裁於中庸便是至德此於語中天帝堯德泰伯仁比干見之

不可能不可着實做難能說不可能與難能不同

中庸易知易能、何難之有、只狀中庸之妙、難字意自在、既曰中庸不可能也、又曰唯聖者能之、何也、此是虛論、彼就人論也、然聖人唯不以能能、故能耳、訂釋云、或疑聖如夫子而猶謂中庸不可能、然則中庸果絕德歟、曰非也、此爲素隱行怪之流發也、中庸之道率性而已、性果難率之物哉、末世率性者寡、而戕賊人以爲仁義者多、於是見中庸之不可能矣、故斯言也、雖究竟之譚、亦傷時之論也、苟究聖修之極、亦只至於從心所欲不踰矩而中庸其至矣、豈曰絕德、弟又考之易傳似謂精義利用可能也、窮神知化

不可能也。然則神化又出中庸之道之上乎。曰此則所謂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者也。非中庸之上、別有神化之道也。然夫子有從心之中庸。而自叙於神化者何。曰夫子自信盡人道之中庸。而不敢自許盡天道之中庸也。則中庸之不可能尚在也。苟至於窮神知化之體。則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皆吾性體中平常事。而况中和位育之人道。有何奇哉。學至於是。方乃不見中庸之果可能。果不可能矣。却又不可認中庸必待窮神知化而後能。其達亦自有漸。當知非窮神知化之難。得一善之難也。

問強章

抑而強與是南北二句中轉語不必添子所當強字寬柔以教教字空說不必說設教之教疑問云、不報無道不免有含忍意與犯而不校自別疑問云、此中和即是首章中和人心體只有個中和中和最強且矯任有道無道只守着和不流中立不倚自便是不變塞至死不變處夫子語雖四平却重中和二字總是君子而時中

問和不流中立不倚夷惠正是如此朱子曰是曰惠之和不流甚分明夷如何是中立不倚曰如文王善養老他便歸來及武王伐

紂。又不從而去。只此便是他中立不倚處　和則自然中節。安得流。中則自然四虛。安得倚。不流不倚亦自人見之若有心不流不倚。其流倚亦甚矣。　朱子云、中立易於有所倚靠。如倚於勇。倚於智。皆是　袁七澤云、和者已發易流。今不流而返其源。中者未發。未發則四空無着。意識不能緣。情念不能到處。君子安住其中。不依倚一物。且隨所遇之有道無道。一無所變遷。非聖人其孰能之。故曰強哉矯。　和不流中不倚。則無往而不可。人見爲有道無道。君子視之一。喜怒哀樂之境界也。人見爲不變塞至死不變。君子

觀之一喜怒哀樂之中節也此其從前之定力如何者而不曰强乎此二强哉矯似當從中和中看出豪傑往往爲時平主聖亂了鄉手彼時非不自謂一團學問試反之出潛初念定不肖矣春秋之世豈非無道夫子汲汲皇皇至死方休不似沮溺丈人之流商量緊閃到此地位純是一團性體豈特賢於衆人故曰强哉矯　續　四矯字亦似對南北言矯然出於風氣之上也管亦云夫子歷數而賛之曰强哉矯强在矯上咏歎之詞也

訂釋云或疑素位而行中庸之道也夫子表君子之

中庸乃以矯爲言何歟此非但爲子路對證之藥也然亦有大因焉末世風靡賢者易爲是非利害所動非用矯以挽之鮮有不流於鄉愿者用矯乃所以用中也君子處叔世之中庸類如此使在大道爲公之日何以矯爲

## 素隱章

夫子深見人之不能中庸者皆由於不庸不獨素隱行恠者倡其風卽半塗而廢者亦是陰中隱恠之病使不有所引何以有所廢故直說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方許其能中庸見名根一絲未斷不可謂依中

庸也、此夫子剔出鮮能的骨髓處　素隱行怪、不止是賢智之過、然起手亦必從道上差去、是亦賢知矣、遵道道字、即是中庸了、亦不可便加他個愚不肖、然不能自主、是亦愚不肖矣、　半塗而廢、即在遵道句內遵如童子之遵嚴師、原無浹洽、故不得不廢、照弗能已看亦自見、　人見得真體得到、工夫方能洒落、故久而不厭、若只是影響依傍、好而不樂、路長必倦、擔重必弛、遵道者之半塗而廢、病在遵也、與弗能已對照義自了然　續　管云道即中庸之道也、然或擇中之初、一善之所得未確、則欲罷之內念易生、又或守

中之際衆口之所咻交加則變塞之外緣易動故有半塗而廢者蓋道至於名利兩窮才力難竭苟非獨立不懼之君子孰肯終身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其廢宜矣夫子曰吾弗能已學已知至知終躍然見有誕登之道斯在雖欲不前而不可得也　遵字淺依字深遵字有意依字無意遯世句是狀他依中庸的親切處一言依中庸而必曰人不知者中庸之理至平至實有一毫與當世不相合不可謂中庸唯與當世無一毫不相合而世莫我知而不悔方見其依中庸之真處若認作懸崖撒手更不顧人又是禪學非聖

學也管云遯世與避世別避者必隱遯者不必隱
君子有中庸之隱德而世人自與之相違如天山之
兩相望而不相親故曰遯既遯於世則見知者自寡
即孔子之在春秋委是不能不遯然七十子與老聃
伯玉輩見知未嘗無人聖人中又眞有一等不易世
不成名終其身不見是而無悶者此易之潛龍也潛
龍與見龍原無高下而夫子則以潛龍爲聖人之難
事也故於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之君子獨聖之
若有不可幾及之想焉此又聖不自聖之懷也又云
依中庸矣何以至於遯世聖人不素隱行怪又不闇

然媚世則難氣聚而聚難者不附焉亦若天山之相遜耳然而聖人卒無悔非以不愧不作故無悔蓋照千生之因地者緣不必結於一生培萬世之道基者名不必成於一世儒者不可不究此理

四書說叢卷二終

重訂四書說叢卷三

虎林沈守正無回輯　後學章炫然若倩　章如錦無文　訂

費隱章

中庸多爲隱恠的立教彼只因不曉得費處是隱別尋個玄妙之道不知離却費更無處討隱故潑潑形容出費來與人看那一處不是道其實欲名言其所以然所以不然如何可得豈不是至費即是至隱未節收拾到實地工夫直到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亦不過曰造端乎夫婦而已可見道未嘗不隱而索隱爲

隱非道也、管云、篇中凡稱君子之道、皆根中庸二字來、中不離庸故費、庸不離中故隱、盱江云、試看六經中、曾有如此費字之奇特者乎、是吾夫子學易到廣生大生去處、滿眼乾坤如百萬富翁日用奢費、浩蕩無涯、乃說出這個字面、善體聖心者、便從費字以求隱字、則富翁之百萬寶藏、一時具見矣、又云、費字奇、隱字尤奇、費字重、隱字尤重、總是顯仁藏用、而極力形容天命之不已也、疏意云首章云莫見乎隱、此不曰見而曰費者、費是費用之費、天地之化、動而愈出、愈出卽費也、古今之用、往而不返、不返卽

費也。君子之道、那一時不費用的、使費而可見如財之出、卽有窮時。此道則時時有用、時時無用、時時有感有應、時時無感無應。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卽章而萬象寂然、卽變而纖毫不動、非費之外別有不見不聞者而爲隱也。瞿昆湖云、作文只講費字隱字須在言外見出、隱非言語見聞所可及也　夫婦二節、是極形容之詞。言夫婦而道在也、言天地而道在也。言小而道又小也、言大而道又大也。言鳶魚而道又在鳶魚也。總是極狀其費也。非是上節是形容費。下節是言道機之活潑也。二節是極力形容之詞、只

進、理說去、不必分項。卽就一事。夫婦之所與知與能、卽聖人之所不知不能、道固如是耳。筆乘云、可以知知非至也、及其至也、卽聖人有所不知焉、可以能能非至也、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焉。非聖人不能知、不能能也、中庸不可能、聖人亦不能之也。不可能爲至道、不能之爲至德、曰道果如是至乎、曰此非予言也、子思子之言也、中庸其至矣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疏意云、不知是不可以知知不能是不可以能能、便有聰明力量、到此處、總用不着、所以爲至、可見此理在人、愚不肖不曾減、聖人不曾增、

袁七澤云有所不知不能何以爲聖人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知不可知卽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卽道首楞嚴云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知此乃知不知不能正所謂聖人也與　及其至也就是與知與能之良大段着力不得處有所不知不能不是聖人不能盡道正形容道之至處原自如此耳　袁七澤云凡物以彼載此以此載彼以彼破此以此破彼蓋有二故可載可破也而道豈其然哉載者與所載者皆道也破者與所破者皆道也不惟不可言二而且不可言一又安得而載之破之　物之大小卽道

之大小也因其大而大之則道莫不大而語大則大不足以盡道因其小而小之則莫不小而語小則小不足以盡道　二語字妙因語而有大小道無大小也

鳶飛魚躍不必推說是道之發見鳶魚道也飛躍道也天地亦道也總是一物也　上蔡云上下察以明道體無所不在非指鳶魚言也若指鳶魚言則上更有天下更有地在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

末節君子之道急須着眼無此一句提唱一章書俱是談玄說妙　續了凡云末節固是結上文正是君子實用功處　董云末正收拾

到實體處將夫婦日用工夫明個無上易簡至理謂人但從此端倪究竟不休、便與天地無心之化、相爲照察、舍此爲端。端卽是異端。舍此言至。終身不至。今人反認造端二字以爲此特端耳、而更求其至。豈費隱合一之旨乎、 夫婦日用而不知、君子知之而與夫婦同其日用、卽此便是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所謂造端者、非有他也、知夫婦之與知卽其所不知知夫婦之與能卽其所不能、端卽至也、夫婦卽天地也、更何漸次之有。察與上下察字同、是不着力字。 兩察字一樣。自道言之故曰上下察、就人言之、故曰察乎

天地。續夫婦日游於費之中而不知其爲隱則亦終其身爲愚不肖而已矣故隱而隱者異端也費而費者夫婦也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

## 遠人章

董云哀公章曰仁者人也孟子亦曰仁也者人也以人名道最爲真切喫緊無有剩解矣雖欲須臾離之其可得乎有人人之人有一人之人一人之人人之私也一膜之外爲秦越焉跬步之餘有畛域焉推求之於人人之人則疾痛痾癢自然相通爾我形骸自然盡撤可以我治人可以人治於我可以人勿施我

可以我勿施人可以我責人可以責人者反責於我何處爲藩籬何處認血肉而大道之行如揭中天而道真不遠矣此中庸之旨也余觀四節文義本不相屬非夫子一時之言子思撮合成章妙義躍然張子三語之疏奇特問簡深得章旨即此三語亦未易解如以衆人望人非姑息也譬如衆人眠食而一人獨否則一人病醫者治之使還於衆人之眠食而止矣又更何求乎非曰必遺餘疾也如已愛已之心愛人唯聖人可以語愛已乃可以語愛人欲立欲達聖人所以自愛而立人達人則聖人所以愛人也如嗜欲

之好、非所以愛巳者也。適爲戕賊而巳。而欲以恕人。又還以恕巳。則大亂之道也。譬之吾欲飯而勸人飯可也。吾欲嬀而勸人可乎。以責人之心責巳。非曰緩其責人之言、以顧其自責之行也。吾之所責於人者。乃吾之所不欲於人也。吾之所不欲於人。而還以求袪吾之所不欲。責人者固不容巳。而責巳者亦不容緩也。如曰吾未能事父。而且恕天下之爲子、置勿責焉。可謂顧行乎、故有餘之不敢盡者。非不盡其庸言也。不敢越於庸言之外也。與人子言孝。與人臣言忠。雖盡庸何傷。三語之解明、而後張子之旨得。以窺中

庸之旨不難矣。○余按三節總是發明道不遠人之意。即散散說來大意未嘗不貫。張子三疏亦解道理如此。非教後人決作三段看也。只是看得人字透徹。横說竪說都是不遠道理。即如了凡以忠恕作貫亦無不可。

中庸大抵爲不庸者作。子思見世之遠人以爲道者。多不肯認今日愚夫愚婦之人。能爲人子爲人臣爲人弟爲人子者即是道。而別求所謂高遠者以爲之。不知既不認其人。又孰爲其道。寧知人之分量。當下滿足。可以自治。可以治人。可以我施。可以彼受。言之爲庸言。行之爲庸德。愚夫愚婦日用而不

知。聖人終身由之而不盡。卽極之參贊位育。亦不過慥慥君子之能事耳。有何不足。而必遠人以爲道哉。錢緒山管東溟、俱欲以人倫作貫。大意云。人卽下文子臣弟友之人是也。以人治人。卽以子臣弟友之道。治天下之爲人子爲人臣爲人弟友者也。忠恕則以人治人之則也。下則忠恕爲道之實事耳。管又云按春秋之世。已有離人倫而墮體黜聰者。故夫子發此言。意非不佳。但中庸大意。以子臣弟友明人以能盡子臣弟友明道。言人則道俱。言道則人俱。正見二者說一合相不可得。雖不外人倫日用而非專指人倫

言也故人字不如渾融說爲長　人也道也連不遠也說不得曰渠遠者對求遠者治病耳　續以人治人不使不及也改而止不至過也還其庸之人而已矣有所不足不敢不勉以人治人也有餘不敢盡改而止也還其庸之人而已矣庸者人我之則也　續改而止不是止而不治以人治人復其所以爲人也改者得其所以爲人也道不遠人得其人即得其道矣止者即此是道之意不過求意落一層〇愚按道亦不容你過求得過求即遠人非道矣　夏云道無過一忠恕而忠恕只在那一反已之間道何嘗遠　又云

違字輕看。文氣宛曲如此。非果尚有所違。不然忠恕在這裏。道更在何處。下二句亦是形容近易意。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人我之願當念具足。道豈在遠。

夏云道四節承上忠恕說來。這忠恕只爲自家不能盡得。若盡却便是慥慥君子。何必遠人以爲道。

黄貞甫云。上面兩不敢字。正顧字之精神也。不敢即首章戒慎恐懼。有此心神常攝。自然言行相顧。非必言時想行。行時想言而後謂之顧也。○慥慥君子。只得本分。若作贊美。便與不遠之旨千里矣。續

素位章

通章只素位而行一句素位而行自然不願乎外此反覆語耳其得力處只在正己反求諸其身是其正己處正己故無求無求故自得若不言正己而認隨緣放曠以為自得雖與行險之小人用心有殊其究同歸於不自得耳此聖賢涉世之實學不可認作老莊出世之旨

自得照行有不得看最分明人歷一位自有一位所當盡之事於此無絲毫不盡則方寸之中廣大寬平真有不可告人者此之謂自得識得此意則憂勤惕厲正與自得不相妨若說逍遙閒曠任運自然則孔孟與老莊何異且何以說反求諸其

身也。行乎素故無入而不自得。勿認作行中光景。

蘇李卓吾云、此全重自得。故無入不得。而自無出位之思。苟無自得之妙。則視之如傳舍。亦一時影響之見。自解之意耳。履之如實地。亦一時氣質之强好勝之私耳。易即素位也。居易即素位而行也。俟命不在居易之外。末節引語以發明君子之心事。射有似乎君子。不是以射比君子。當以君子為主。君子之正已無求。無有能似之者。唯射為有似焉。射者之反身正其正已。君子之正已。正其反身。皆從源頭上着力此之謂素位。此之謂居易。

行遠章

遠邇高卑同是一道、譬之出門一步與行千里、同在這條路上。君子工夫、祇有卑邇、而高遠卽在其中、此二句是囫圇話、故又引言二節、今人想出個意來、所引是可近可遠之詞、如以妻子兄弟對父母、則妻子兄弟爲卑近、而父母爲高遠、如以一家對天下國家、則一家爲卑近、而天下國家爲高遠、蓋工夫在於此、而機通於彼、眞有不期然而然者、擧一端而可以得其意矣、舊說太無歸宿、　人不出道外、而不肯安心者也、君子亦同在道中而安心者也、終日邇、終日遠

矣終日卑終日高矣一似無心者然此辟如之旨也故下文即以不期而至之意以證之往持階級之說殊覺未是 續管云子思慨世之不庸者騖高遠而忽卑邇故彊分階級以破世人之惑使學道者有所持循而入其實道一而已寧有遠邇高卑之殊哉聖人不離庸行而上達天德亦何漸次之有學者未達即爲卑近既達便是高遠故曰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愚謂首節彊分階級以示人引言則舉階級而掃之正見邇之未始非遠卑之未始非高也

鬼神章

通章俱是贊鬼神之德之盛。天下理氣原不相離。中亙節言氣即是言誠。不可以上說鬼神之德之盛。末節推鬼神之德之所以盛作兩截說。蓋天地之功用。總是誠所貫徹耳。非贊鬼神也。贊誠之不可掩也。鬼神特不可掩之一節耳。故曰如此夫。續鬼神即是陰陽。乾闢坤闔。暑往寒來。日升月沈。草木生落。血氣死生。皆陰陽屈伸自然之運。但其推於自然。行於不得不然。旋轉變化。神奇錯愕。似有物焉以主張之者。故狀之曰鬼神。鬼神者。陰陽之別名也。故張子曰。二氣之良能。朱子曰陽之靈陰之靈。皆是也。若饒氏所

云屈伸者陰陽。能屈能伸者鬼神。則是陰陽之外。別有一、鬼神以司之。而屈伸者、與能屈能伸者、顯然成二體矣。 孔子曰氣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朱子以陰陽屈伸分鬼神本此。然其理未嘗不互根。如四時、則生長爲神。收藏爲鬼。然春夏未嘗不殺。秋冬未嘗不生。如人身則動闢爲神。靜翕爲鬼。然動中萬念亦自起滅。靜中呼吸。未嘗暫停。如人死則魂升爲神。魄降爲鬼。然升者升矣。而往不麗空。魂亦魄也。降者降矣。而形潰反原。魄亦魂也。蓋陰陽屈伸互根。自是實理。 朱子云、爲德猶言性情功效甚是。但不可

以視不見聽不聞爲性情。體物不遺爲功效耳。鬼神無性情功效之可見。凡性情功效之可見者。皆其性情功效也。只看體物而不可遺一句便見。疑問云、視之而不見三句。合看方見得鬼神之德之盛。不專重下一段。　疏意云。譬之虛空。執之無象。叩之無聲。而形形色色。纖纖鉅鉅。無一件不在其中。雖欲遺之而不可得遺也。　朱子云。所謂體物者。固非先有是物而後體之。亦非有體之者而後有是物。萬物之理。卽是鬼神之德。猶云卽氣而不可離也。可離則無物矣。　又云、不可遺只是入毫釐絲忽也。是這陰陽包

羅天地也。是這陰陽。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理。無非實也。 楊龜山云、體物而不可遺者。妙萬物而無不在也。使天下節。不是以祭祀之鬼神。驗造化之鬼神。天下無二鬼神也、鬼神既體物而不可遺、則盈天地間。莫非鬼神也。驗之祭祀。而鬼神體祭祀也、驗之承祭祀之人、而鬼神體人也、觀之上而上在也、觀之左右而左右又在也、無所不在、此鬼神之所以為體物而不可遺也、引詩正形容無不在之意。感格意不重、 使天下節。是視之而不見一節之驗。非止釋末一句、 祭祀節偶舉其一言之。以見其無不

在故下文急須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語意周匝如
待祭祀而後洋洋則鬼神之所遺者亦多矣　夫微
之顯承視之節說來言不見不聞而體物不遺一何
其微而顯也不可以不見不聞為微體物不遺為顯
朱子云鬼神者造化陰陽之氣誠者造化陰陽之
理也實有是理卽實有是氣其體甚微其用甚顯
疑問云誠與鬼神非有二也猶鬼神之體物非有二
也鬼神體物誠體鬼神　中庸此處方說出誠字
高中玄云或問中庸為學者作乃言鬼神之事何居
曰意非在於鬼神蓋卽鬼神以發明微顯之義耳夫

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非專言鬼神也猶之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非專言水也知微之顯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誠則久久則徵而博厚悠久之業大誠則形形則著而明動變化之功成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許敬菴云孔子有感於妻子兄弟父母之際而喟然歎鬼神之德非歎鬼神也言其誠感誠應一神所爲而非聲音笑貌之所能及也故引詩云云世人好言天德神明無聲無臭而不知體察於人倫造端於夫婦是以探之愈精而失之愈遠也 中庸爲隱恠而

作也子不語神而何以言鬼神夫言至於不見不聞而齊明盛服不外日用之常洋洋如在不出天地之外固愚夫愚婦之可與知與能者也故曰夫微之顯夫子非言其微也言其顯也鬼神一庸也　夫子滿眼見天地之間莫非鬼神也故開戶贊他其盛矣乎正贊其顯也豈惟此哉中庸一書都說顯

## 大孝三章大意

董云中庸一書專爲隱恠對症之藥至於舜之鰥而君武之臣而君周公之相而君豈不是守內恠事而聖人未嘗避之而不爲則知道本無恠亦本無庸恠

而不得不恠雖恠亦庸所以子思將聖人幾件奇事都作孝看依然家常日用之倫初無非常可異之事而中庸之旨深切著明矣　又云堯舜揖遜雖奇猶不改君臣之倫至於武王親加鉞於紂首此於君臣庸行更覺恠異而子思收拾來作一段中庸且不但以爲君臣之倫而以爲孝也其旨深矣

## 大孝章

夏云孝本是庸行然孝至於舜便致得許多無限好處來這無限好處皆孝之極際也所謂致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者所以爲大孝　董云舜之

大孝安在哉。德爲聖人而已矣。其他諸福聖人看作舜遇之隆。不知都是德中該有的受用。必然而非或然者。　疏意云、生物節發明必得之理。曰生物而不言殺物。曰篤而不言薄。重生物邊。天以生物爲心。無一物不欲其長養加厚。但和氣流行。常與物之好者相湊着。是謂因其可厚而厚之也。栽者二句重上句。下句只帶說。引詩亦只是證栽培之意。　朱子云。唯我有受福之理。故天既佑之。又申之。董仲舒曰。爲政而宜於民。固當受祿于天。玩味之。覺他說得自有意思。　末節不必粘定舜說。　了凡云、受命是保佑之

命不必說定爲天子儻或一時有兩大德將皆爲天子耶　或問大德如孔子何以僅得名而不得祿位壽則必之義何居曰此只論其理耳若兼數論便有得不得　董云曰必受命不必於命而必於受命者也而世人妄以顏夭憲貧將聖人四必之旨作一種疑案不知聖人之所謂祿位名壽者固已跡而不漏必然而不爽者矣

無憂章

董云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武王竟取殷家天下以世俗論豈不是貽文王憂者借曰不貽文王以憂

豈不是化家爲國。另起一番事業。而夫子方以爲述。方以爲繼。方以爲成德。方以爲孝。方以爲善繼善述。將觀兵孟津。與有二服事之念。打作一椿事。會成一片。心而放伐之業。竟與大舜同其受命。此子思之旨也。君子而時中。時所當然。不得不然。稍或違時。不入於過。便入於不及。文王之時。宜無憂而無憂。便是文王之時。中武王之時。宜征誅而征誅。便是武王之時中。周公之時。宜制作而制作。便是周公之時中。文王之宜無憂。今雖不可想見。然以武周證之。武之時能不征誅乎。周之時能不制作乎。則文可知矣。且本文

曰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分明指出個文王之時。曰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分明指出個武王之時。至末節首貫一句武王末受命便見周公之不得不然處。此章是夫子偶論周家父子之間不必爲中庸而發。子思引以相證。然聖人之心天理爛熟。自然與中庸脗合。卽謂論中庸可也。

了凡云首節正見文王能盡中庸之道。若說文王父賢子聖而無憂。只是一時之遇矣。非道也。不知父爲賢父。則承之更難。子爲聖子。則開之更難。此正當有憂者。况曰父作之。在文王必有所以承之者。曰子述之。在文王必有所以開

之者惟文王能盡道所以無憂也曰惟見惟文王能之而他人不與也不然如蔡叔以文王爲父聖父也以蔡仲爲子賢子也豈得便無憂哉　管云舜之後唯文王之德爲至故續舉之蓋夫子甚重文王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述卽述王季之所作耳作述不及大統則依然有邰氏之家業也武王勝殷遏劉出於文王本願之外文王但見子之能述父業而足矣夫何憂此夫子表文王之隱意也　端簡錄云身不失天下之顯名曰身心猶歉焉曰不失亦險矣哉　黃氏云一戎衣而有天下亦見順天而滅商若謂十一

年觀兵。十三年伐紂。則是以臣脅君矣。豈不悞哉。○

三條解經義如此。若子思引入中庸之意。所重不在。

第三節只重成文武之德一句。下皆是成德處。

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之達。是下通喪禮二達字。是上通。　了凡云。葬祭止言大夫士者。以諸侯世爲君。庶人世爲民。無異爵也。　講錄云。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嘗至祭以大夫止。喪禮是因祭禮說及耳。

呂氏云。期之喪有二。有正統之期。爲祖父母者也。有旁親之期。爲世父母。叔父母。衆子昆弟之子也。正統之期。雖天子諸侯莫敢降。旁親之期。天子諸侯絶服。

而大夫降。大夫雖降。猶服大功。不如天子諸侯之絕服。故曰期之喪達乎大夫也。如旁親之期。亦爲大夫亦不降。所謂尊同則服其親之服也。諸侯雖絕服。旁親尊同。亦不降。所不臣者猶服之。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是也。朱子曰。夏商而上。想皆簡略。只是親親長長之意。至周添出許多降殺貴貴的禮數。凡此皆天下之大經。前代所未備。周公掇剔出來。立爲定制。更不可易。

達孝章

達字與上章二達字一樣看。上是達於人。此是達於

也。非通謂之孝之說也。夫孝者節。分明是訓一達字。泛論之詞。亦不專指武周也。若專指武周。何不曰繼先王之志。述先王之事。而曰繼人之志。述人之事也。春秋三節。方指武周說。

達孝。不必苦以通達作解。即如註通謂之孝。亦無傷。此節是虛贊之詞。轉下方跳孝字之義。春秋以下。始舉武周以實之。玩夫孝者三字自見。

總 春秋二節。共是一時事。都是所制祭祀之禮。重在祭祖考。上特其中寓愛子孫臣庶之意。故其後以愛所親一句總之。要之亦在祭尊時節愛之也。或以禮義看。或以時祭祫祭看。或以通上下分看。

都不是。春秋脩祖廟陳宗器等是祭先之一事也。及其祭薦序昭穆序爵等。是當祭一日事也。不必分屬位禮樂三句。亦俱就祭說。愛敬二句就上三句看出五其宗分明是武周。而注云先王者先王之志事之所在。雖謂先王亦可也。三節總是發其孝之達處。意猶未足。故復說末節以見其禮義之宏深。郊社四句。只作敘事辭。文氣若曰惟其孝之達也。是以先王止用社以祀后土。而今則制爲郊社以祀上帝。爲先王止用五廟以祀禰。而今則制爲宗廟以祀先。爲斯禮也。斯義也。幽以通覆載水木之精。而明以成太和永

清之治假令有明其義理者猶不難治國而况身擅制作者乎總以明其制禮之精非重明之者也今人說得郊社四句太重似又起一頭故語意不肖了凡云主宰曰帝尊無與並曰上郊祭天事其覆物之帝也社祭地事其載物之帝也不言后土非省文武周制禮治國同出於一源纔明此便曉彼若說鬼神難事人民易齊則幽明有二理矣

一說董云此達字與前章達字正相承貫見得武之征誅周之制作只是武周之孝而武周之孝又是天下人人之孝所以歸之庸德也且如聖人之孝聖人

做得。人人做不得。便是惟善繼善述。亦豈但武周繼述得。辟如魏顆之從治命。屈建之不薦芰。亦其彷彿。亦是人人做得。必如此方謂之孝。必如此而後人子之繼述爲不窮奚。必君臣改革之會耶。春秋兩節。都是通於上下。卽如祖廟一事。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雖有厚薄之殊。都有可脩。則都有可陳。可設。可薦矣。而序昭穆。辨貴賤。辨賢逮賤。序齒。亦可隨分而盡矣。若然。則所謂踐位。行禮奏樂。敬尊愛親。如生如存。又豈獨爲武周設哉。辟如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則所踐所行所奏。亦皆大夫。

而所謂善繼述士之志與事者莫加焉則亦孝也故曰孝之至也孝達於天下而至歸於一人矣末節又推至於祖之祖見孝之至者雖草木昆蟲無不打作一家而況同胞乎所謂惟仁人爲能享帝惟孝子爲能享親者也試取西銘讀之而此節之非贅語可知矣

昭穆○吳氏徵云天子七廟受命之主爲大祖廟居中東三昭西三穆凡六廟禰祖高曾爲四親廟高祖之父與高祖之祖爲二祧廟合之爲三昭三穆其有功德之主親盡當毀則別立一廟於昭穆北廟之北百世不毀與太祖同制周之文世室武世室是也合之爲九廟此天子之制也諸侯始封之君爲太廟合禰祖高曾四廟爲五無二祧又無功德之宗故其祫祭也有時祫而無大祫時祫者遷二昭二穆之主合

祭於太廟。大祫者三昭三穆二宗之外。凡廟之已毀者。皆得合食於太祖之廟也。大夫則初爲大夫者與祖禰二廟爲三廟。上士二廟。祖禰而已。無太廟也。中士下士一廟。禰而已。無祖廟也。庶人無廟。祭父於寢而已。中士下士之常祭。但得祭禰。若欲祭祖。則於禰廟祭之。上士欲祭高曾。則於祖廟祭之。大夫欲祭祖以上。則於太廟中祭之。 朱子云。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廟皆在公宮之東南。其制孫毓云。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差次而南。太祖廟中百世不遷。自餘昭穆。每易一世而一遷。其遷也。新主祔於其班之南廟。則遷其北廟之主於太廟之夾室。謂之祧廟。凡廟皆南向。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於太廟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爲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爲昭而右爲穆。祫祭之位。則北爲昭而南爲穆也。曰二世之主既祧。則三世爲昭。四世爲穆。五世爲昭。六世爲穆乎。曰不然也。昭常爲昭。穆常爲穆。禮家有明文矣。蓋二世

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祔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祔穆之南廟矣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祔必以班而子孫之列亦以爲序曰廟之始立也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五世穆固當以左爲尊而右爲卑矣乃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則右反尊而左反卑矣而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爲昭穆而不以昭穆爲崇卑故七廟同於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不失其序一世自爲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各全其尊必大祫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叅雖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未有考焉意或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禰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歟又云父爲昭子爲穆父親也親則邇不可不別也祖爲昭孫亦爲昭祖爲穆孫亦爲穆祖尊也尊則遠可以不別也

旅酬○許氏云祭必立尸必擇賓賓一人衆賓無數衆賓者賓之黨也其位在堂下西階之西祭則子姓兄弟皆會兄弟者主人之黨也其位在堂下阼階之東有司羣執事皆北面而立迎尸既入

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三獻及尸主兄弟各相獻酢畢然後行旅酬凡主人酌酒奉尸賓皆謂之獻賓而以答主人者謂之酢主人酌酒先自飲再酌以獻賓者謂之酌主人舉觶酌酒自西階酬賓主先自飲再酌以進賓賓受之奠而未飲兄弟弟子舉觶於長兄弟於阼階亦先自飲以進長兄弟亦奠而未飲賓取所奠觶於阼階酬長兄弟長兄弟西階前酢賓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徧以及執事者無不徧此旅酬之大略也又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舉觶於其長亦先自飲如旅酬所謂下爲上也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之黨亦交錯以徧無次第之數謂之無算爵所謂逮下者如此

燕毛○原肯云非是別毛髮以爲坐次齒序在昭穆時巳定至此又別老老之義故略其少者而只燕其老者但在宗廟中尚論爵爵同則序齒燕於寢則不論爵而專序齒耳

郊社○袁氏云古者天子冬至祀天於南郊之圜丘孟春祈穀於郊亦於圜丘五時兆帝則於四郊其他非時祭天禮之重者亦謂之郊輕者謂之類此皆惟天子得行之夏至祭地於北郊之方澤亦惟天子得行之其次則祭地於社天子謂之王社諸侯謂之國社大

夫士庶人謂之里社地猶母也親而不尊故皆可以社而祭之天子諸侯因事告祭重者於社輕者但謂之宜注渾言社祭地者考之未詳也

## 哀公章通義

或疑中庸論道之書子思將夫子論政一章收拾在內何也不知大孝無憂達孝哀公四章皆以事明中庸也事即道也通章只重其人存三字人存而政之舉不待言矣觀下節曰敏曰蒲蘆然說得十分快便正見有人不患無政也所謂有天德自有王道也然所謂人者不是軀殼之人原來付與之人故曰仁者人也仁之中自然有義有禮親不得不親賢不得不

尊等殺不得不別森森具足無少欠缺方謂之仁脩
身者必洞然明徹一一還其森然具足者方謂之人
存故說思修身不可不事親知人以極於天天即下
知之誠但此處不明言之耳惟其無不出於天故達
道有五達德有三而行之則一知有三等行有三等
而成功則一天下國家之經有九而所以行之則一
一者何也誠也誠非豫不存身非漸不能誠必曲盡
其求誠之功而後誠可幾也何也誠者天之道也謂
之天道必聖人之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後可以言
誠可以言天耳苟未能天而求合於天非擇善固執

百倍其明善之功何以一乎何以天乎至於愚者明柔者彊而人亦天矣所謂行之者一而及其知之成功則一者也是之謂人存而文武之政亦不徒在方策而有所以行之者一寓其間政不斷舉而自舉而王道備矣　或曰謂天即誠是以天爲自然之人也與朱氏皆天理也得無礙乎曰不礙也一理而已就人心言之則爲誠對仁義抽出言之則爲禮故統以人言則天爲仁者人也之人之自然而尊賢之人未常不在其中對知人之人言則天爲所知之人之自然而能知之人亦未始隔於其外總之大旨是要人

存人而存人之微意是要人求誠觀其既曰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而又曰不誠乎身不順乎親既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而又曰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橫說豎說意在脩身至於歸根處不曰知天則曰明善意自可見如必以刻舟求之則至聖微言迷暘載道。自費隱章起至鬼神章末而結之曰誠之不可掩如此夫自大孝章起至哀公章未而結之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見無理無事不本於誠也誠非聖人不能有而亦豈愚夫愚婦之所無此之謂中庸也子思檃括聖言以成書即非有意爲文而周旋回顧

自有可想見者余謂費隱五章以理明中庸大孝四章以事明中庸殆非臆說

文武之政九節

疑問云其人存其人亡人豈有存亡生理存則存生理亡則亡故下緊着仁者人也一句　其人存人字尚是渾融說曰人道則兼君臣不待言矣故即承之曰爲政在人言人道歛政故爲政在人道也但所謂人道者必合所取之人與取人之身而量始完又必納道於身納仁於道而人始真猶恐哀公不能即領而又疏之曰所謂仁者即當身之人是也人有是軀

敎卽有是眞精親自然親賢自然尊等殺自然條理天之所定不容違也缺一於此可謂人乎人第曰脩身脩身云耳不知事親是身之中無仁矣不知知人是身之中無義矣不知知天是身之中無禮矣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自不可以不事親不知人不知天也夫身之量如是是以身在而道俱焉達道有五皆所以脩身也道行而德顯焉達德有三皆所以脩道也雖知有三等而知之則一雖行有三等而成功則一何者氣稟有厚薄而人無異同也人惟不盡三近之功故氣稟不盡而眞身不現耳苟知用三近之功

自然知吾身爲仁義禮合體之身而事親知人知天自不容已治人治天下國家於何有哉所謂人存而政舉者此也　以敏字代則字以敏樹狀敏政猶未已也又舉蒲蘆以實之　蘋疏意云取人以身不但君不明無以知人縱知其爲賢而君身不正亦無以用之者其精感召自有機神　初問云以道是件件納於軌物以仁是軌物中一段真意非身是一個道又是一個仁又是一個　疏意云上說脩道以仁而此說仁以親親爲大則仁的工夫又似從道上說起了上說取人以身而此說尊賢爲大則仁身的工夫又

似從取人上做起了此等處須仔細理會聖人之經綸從一根上發出來都來只是一件事故賢愈尊則身愈脩身愈脩則人可取道與仁亦非兩物自理而言曰道自心而言曰仁以眞心而敦倫心即理也因倫而益盡其眞心理即心也無理外心亦無心外理看得此意透則堯舜文武之宗旨不遠矣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語氣極重不可不脩而仁義禮爲容已乎大意曰思脩身不可不事親知人知天云耳思事親思知人是過遞語不得過泥　續刪正云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字對三五看只作數目說不可露誠字

然非有個一者在則所行者何物須說得有分曉象元漫語云在知識上論確然有此三等若在本體上論自聖人以至途人俱是生知其學知困知在去蔽之功有難有易耳疏意亦云若非性分上原帶得聖人體段來雖困亦不能通雖勉亦不能利矣安能及其知之而成功一耶　疑問云此節只重困知勉行上好學三句正說困勉事

九經至末

上既言人存不患政不舉矣此則承之曰舉政如何不過舉文武之九經舉而措之而事於此盡效於此

收矣然是行也必有所以行者所以行者何誠也誠
豈襲取之謂哉苟非從容中道之聖人必盡擇執之
功而後可由人道以入天道耳然所謂誠之之功亦
即上文親親尊賢之道反而遡之於當體之身使其
人不失其仁義禮之初而輓近之人陶鑄文武而有
餘矣上半是言人存不患政不舉下半是言政舉必
本於人存上是論理下是敎哀公實下手用力耳

陳氏云經有九其實總是三件三件合來歸於一件
蓋敬大臣體羣臣其本從尊賢來子庶民來百工柔
遠人懷諸侯其本從親親來而親親尊賢之本又從

脩身來删正云一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一自親親之殺而推之。 删正云上曰脩身以道此曰脩身則道立。所立者即其所脩者也。又云百工者財用之所自出如織紝可以足衣食工匠可以足器皿之類章句通工易事農末相資只就貿易一事說非其旨矣觀下文日省月試全不在貿易上 原旨云畏字出於懷字中蓋天下之心既合則朝廷之勢自尊有不得而不畏者矣。 質言云齊明節要看幾個所以字是我以此去脩之勸之非他自爲我脩勸云云也 疑問云官盛而任其使令細事勿煩謀斷自此出焉。所

以勸大臣也。朱子云。忠信二字。九經事事俱要的。却專以屬羣臣者。疏遠之臣。難得一一信任他。就不足處說耳。疏意云。九經雖不同。然所以行處只這點精神運用。如弄傀儡者。悲歡離合。種種各別。然牽線索者。總是這個人。更無二樣。此與上達道節須玩所以行之四字。此便是孔門一貫之傳。亦虞廷精一之旨。董云。豫立節。所以表存誠之功。而不可以豫立爲誠。在下所以推誠身之要。而不可以漸爲誠之豫。要之得其意。而歸重於誠身。一叚可也。刪正云。前定卽豫也。言前定者。不是先時料理其言。事前定

者不是先時經畫其事也凡事皆在外而理則在心先明乎理而養之於未發則謂之豫客感未形而此心確然有真見萬變不撓則謂之前定非二理也言之而有所窒礙曰跲內省而惡於志曰疚行有不慊於心曰困取之而不逢其源曰窮　朱子云道前定一句又連那上三句都包在裡面是有個妙用千變萬化而不窮之謂事到面前都理會得處置得　刪正云在下位節與前不可不脩身節實互相發前說不可以不脩身以下事親知人等項皆為脩身而設者也此則自獲上推至於誠身中間信友順親皆待

誠身而盡者也。總之都重在身上。 明善是致知、誠

身是誠意。致得盡時。自然如惡惡臭。如好好色。 袁

云、誠身工夫。全在明善上。善即繼善之善、是我本來

真性。常人迷却本來。所以離真逐妄。儻當下識得本

心、則真性自然顯露。任真而出。何暇思維。信心而行。

何勞勉彊。一念如此。便是一念聖人。一日如此。便是

一日聖人。苟未能然。須是擇善。擇求明也。時時保求

此明。便是固執。譬如家有千金。藏在櫃中。偶然忘了。

只管向外馳求。及至得來。依原先在櫃中。不從外得。

亦不關向來馳求之功。擇善工夫。亦自如此。理本完

具。何用外求。　臆言云、善是我本來面目。只緣自家迷失本來面目。不免另將一個面目。認爲已有。此只是妄。一旦認取本來面目。卽一毫一髮。非我本有。自然容留不得。故人只患不明。不患不誠。　程子云、從容中道。他人所見而言之。若不思不勉者。自在道上行。何必言中不中。　解詮云、擇善固執。總謂之明善。言明善。而誠身。在其中。彼擇乎中庸而不能朞月守。安得謂之明善也。　二程云、知之深則行之必至。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淺。饑不食烏喙。人不蹈水火。只是知。　疑問云、擇善固執。只是思勉而中道。　又云、

博學二節一氣說下不可分學利困勉亦不可分志
與功夫子前說知之成功則一未會說所以知行事
故一一備言之見好學力行知恥者必當如此去做
到思必明柔必強處則知之成功果無不一矣此夫
子極善曲引處　董云如遇親學孝遇長學弟以至
問孝辨孝思孝篤孝相爲循環如待讀書講明之後
然後事親則定省之曠多矣篤者始終如一之謂也
不宜偏在行也　疑問云愼思者專一以致精而心
不泛從容以待悟而神不勞　疏意云明辨者謂所
思既得又須審辨一番何以故卜度成悟善體究然

認賊作子。自家本來善根。封閉愈密。不得出頭。毫釐有差。天地懸隔。豈得不辨。明辨之後。止一善體。烱然豈容着一毫精采。故曰篤行之。續有弗學。不是不爲。則已豈謂人可不學也。乃是除却不必學不可學者。故云。疑問云。學問思辨。必求其至而後已。自然算不得工夫。貪不得懶惰。所以百倍其功。必明必強。不必作。惟原說。果能百倍其功。卽此是明矣。卽此是強矣。天下豈有定見定力如此。而不可謂之明強者乎。到此則生知安行者。亦不過如此。故曰及其成功一也。

四書說叢卷三終